周忠毅公奏議

周忠毅公奏議卷之三

楚後學熊開元較
男 廷祚訂

請與鄒馮兩總憲並去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大臣求去旣堅小臣義當並去懇乞

聖明准賜回籍以安愚分事日臣堂官鄒元標馮從吾以講學一事屢疏乞罷一時老成聯翩引避無不咨嗟慨歎相與惜之臣以小臣不能强挽

其留豈敢妄援其去第臣自窮居授書嘗慨晚
近以來學術不真人心好異學士大夫喜爲一
種賣名市譽之事外飾町畦中藏巧捷心竊非
之近見元標兩臣古心質行雅志孳人在元標
忠孝大節夙著海內臣固嘗淑其者遊望如靈
光而從吾一意躬行規言矩動不欺暗室不入
時情所謂古性性君子也臣聞與諸臣私評無
不心服其高企爲難及適其公餘會講若無棲
坐欲于中西兩城擇地之稍遠市者葺一講堂

時臣同官馬逢皐楊新期相繼巡視西城曾爲覔有一房從吾以爲逼于官署不樂居之適臣接巡中城併論及臣久之不得其處偶于城隙存有官房數間尚無售主臣因舉以相役而從吾不嫌湫隘出價相償遂命司務臣呂克孝鳩工改葺臣亦竊聞其議令其房現在僅十餘間所費出諸臺臣所共醵不能逾幾百金之微以今緇宫道苑相次如鱗酒社榆盟紛錯如繡而兩臣以區區數椽遂來指摘嗟乎兩臣修身力

學幾盡一生何處青山不可自適而臣以偶值巡城之時實曾與聞此役輔臣葉向高作文記之亦曾附有臣名使兩臣欲去而臣不同之是一事而去留相背亦大非臣平生集枯不集菀之本心矣昔宋治平間趙鼎傅堯俞以嘗與呂誨爭濮王之議疏乞同罷慶曆間尹洙亦願與范仲淹同逐臣即自媿疎愚不知學問念居言路不敢聽講然而禁學之疏既發在起葺講堂之後則兩臣拂衣之日正臣竊比古人之日也

伏乞
皇上察臣愚悃放臣歸籍俾臣以踽涼寒骨復還窮
居授書本色臣雖跧伏田里有餘幸矣臣不勝
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十月十四日具題十六日奉
聖旨講學已有屢旨周宗建以該城與事何必求去
着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申救文鄭兩史官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時屆

嵩呼之會請開

齋納之懷仰乞收還成命以新觀聽以光盛美事臣

竊覩我

皇上以首出聖明初登

寶極開科取士而

賜文震孟等四百人及第有差蓋前此未有之盛典

也榜下之日兒童婦女無不交相謳舞以爲一
甲三人夙名特彥適副
龍飛首科之舉既復弘開妙選廣取庶常至三十六
人以此卜我
皇上中興丕業人才蔚起即震孟等亦無不人爭濯
磨礪思奮翼用以仰答
聖恩亦知過不意頃者震孟以抗言時事遽蒙
嚴譴將謫外補而吾士鄭鄤以申救震孟亦復並謫
夫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生成予奪皆聽君命

皇上既以狀元吉士榮之而復以外補辱之卽兩臣
敢不自懺其妄甘受如飴第念
皇上欲以外補抑兩臣而人乃反憐兩臣之戇數月
以來街傳巷語輒各喜談震孟一事反若以其
外補爲榮是
皇上之所爲辱兩臣者乃外論之所謂榮夫使兩臣
得狀元吉士之榮未足而更益以外論之榮將
使書生之名反重而
皇上以不能容一書生其威反輕臣爲

聖德許巳覺此舉萬非所宜矧又非獨關
聖德也
明古不云首科取士乎凡士之進率縣諸臣等置而
狀元獨爲
天子所賜故雖一人進退每關氣運盛衰追念
神祖末年丙辰以贋尚煕羞巳未以註誤淹抑一時
人情大爲懊恨以爲晦塞之占今幸
龍德初升羣英畢聚
皇上既親拔一区名之震盂而賜之乃復以語言之

徵班而謫之是

皇上于龍飛之始方見休徵復來否兆在震孟狀元之名焉世不能奪而

皇上于首科顧獨受棄失狀元之名且當此嵩呼

萬歲時四方諸臣鱗集輻輳方將舞手蹈足伸眉豁眼共仰

聖朝有非常盛舉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積想而今所見者乃一斥逐狀元之[illegible]使[illegible]得之天下皆謂狀元外補爲累

朝未有之典相與咨嗟欷歎共惜盛事之無終而

轉請

聖明之有慽其何以聳觀聽而新海內乎故臣爲

皇上計莫如

召還張孟并復鄭鄒之選或量加薄罰俾兩臣悔其

狂愚仍柔之以史局之閒且得奪其忠名仍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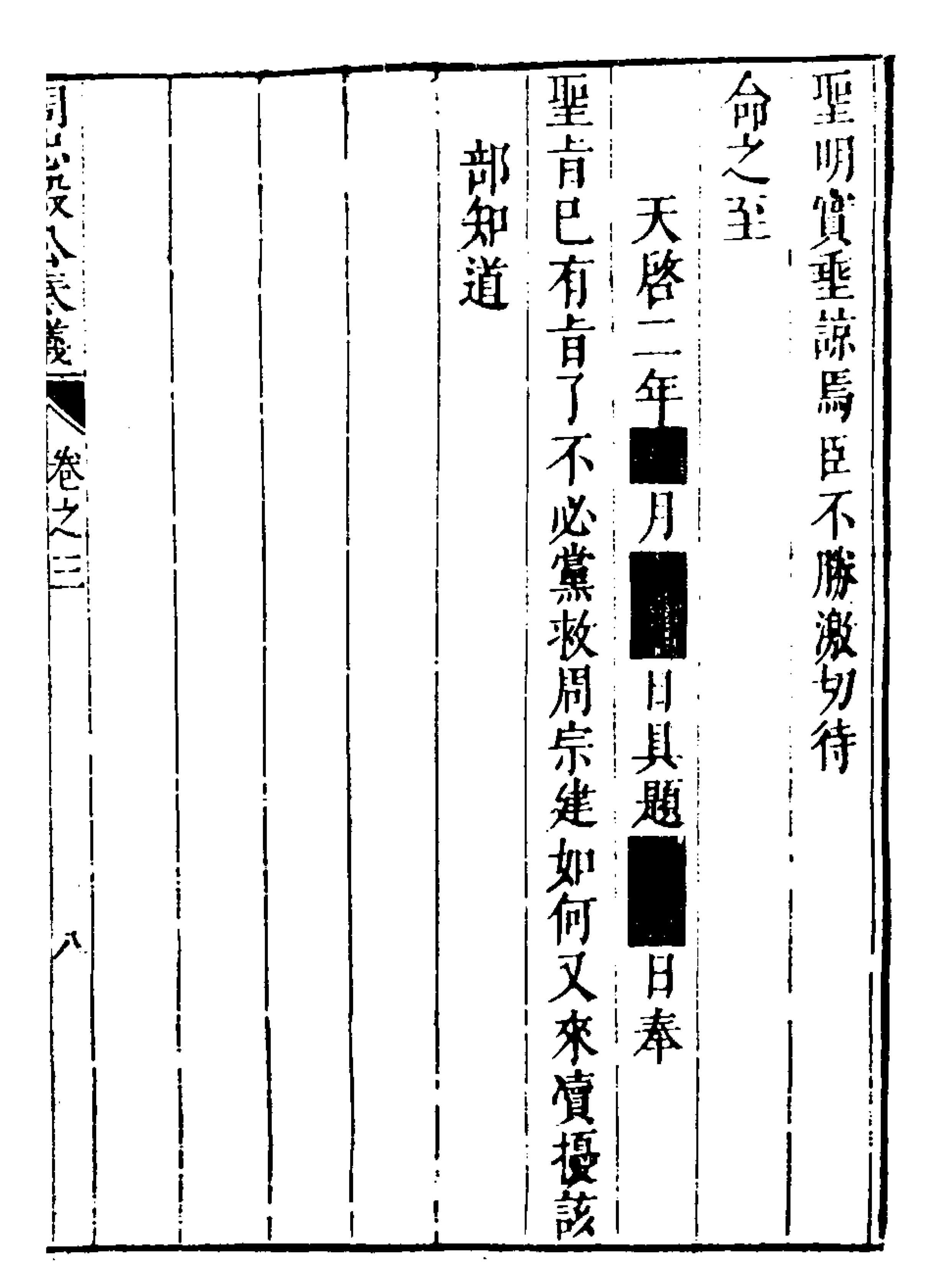
之以科名之格是

皇上之所以寛兩臣者反所以詘兩臣所以伸兩臣

之官者反所以毀兩臣之價即爲

皇上懲兩臣討法亦無善於此且臣觀
明旨重譴之意止以震孟比擬失倫致干
聖怒而不知震孟原疏止因痛忿臣下精神不貫故
有取譬之言其疏見在可以覆按固未嘗敢指
及
君父也古諍臣論列人主人主尚優容之而
皇上乃代為臣下震此雷霆且代為臣下受虧損
聖度之名非臣心之所安也且見閣臣屢揭請救未
蒙

鑒允臣等叨居言責頃未見有一人爲
皇上申言此義以助閣臣之請者臣竊恥之故臣敢
以此進惟願
皇上乘此臨軒受賀之日大開
霽納示以優容俾諸臣子快覩兩臣之還歡欣告報
聖明譬諸青霄之下迅雷偶作忽爾祥雲景耀復滿
轉頒
大虛其爲精彩更自萬倍區區之忱誠爲
皇上非爲兩臣惟



聖明賞垂諒焉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月■日具題■日奉

聖旨巳有旨了不必黨救周宗建如何又來瀆擾該

部知道

申救三御史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謹因遵

旨會議仰見

睿慮周詳懇乞

聖明更賜平懷以昭新政以全盛美事臣幸逢

皇上初登寶位運屬中興凡有敷陳悉蒙圜轉

聖心廣大無不踴躍至于追思

聖母純孝自天一時臣子捧觀

聖諭誰不悽其欲痛念
聖衷之久欝思盡播于羣心豈復有人敢懷異議而
屬者
天威斯赫
嚴旨中頒臺臣賈繼春既以狂愚致干
聖怒張慎言高弘圖兩臣復以息爭亦蒙切責然止
一令會議一着回話仰見
冲懷詳慎欲採衆論于大庭
睿慮寬平必不求多于臣子側窺

聖意敢不仰承而竊有微衷更欲一吐臣聞君猶天

也天不以匹夫之憾而增威君猶父母也父母

不以子之失言而遽怒故輕言誤信者臣下之

無知棄過匿瑕者

君人之大度若使一物偶乖遂至明威震疊以

天子而與人相較反若爲臣分過以

聖主而兼忘愚昧適足表我能容臣所心祈正無窮

盡臣又聞如絲如綸王言有體刱

皇上初政聿與人情瞻仰一言之播關係匪輕倘有

微激便煩

嚴下

綸音之下有失春溫人惕霆威事求將順恐於

聖世似屬非宜且我

皇上篤孝之誠舉朝既爲感涕當日移

宮之事臣子久已分明卽繼春風聞致誤語涉疎

率小臣之愚亦何足討至於愼言弘圖二臣之

心正恐後來議論借此生端故特出一言兩爲

分剖本爲息紛初非佐闘此其仰體

聖孝默護科臣尤爲洞了在臣等外庭方幸此疏一

出藤蔓俱除猶妄意

皇上俯鑒二臣之忱憐其用意之苦豈期

明旨翻爲惑聽是使二臣一片杜罍去穢之赤心反

爲旁觀冷視者所竊笑設使後來

國有大疑

朝有紛辯皆將指二臣以爲戒籍口不言其於人

臣持祿養安自爲身計則甚便矣其如

皇上之國事何哉

皇上于顧命大臣義同一體今聞外庭頗咎相臣不
能從中調護謂失票擬之權未盡回天之力使
其無詞以對羣下
皇上誠念憑几之託何忍貽之外議
聖慮躊躇終當不安則臣于今日又不止爲
皇上惜且爲
皇上之待相臣惜矣臣叨受
皇上拔擢之知恨無髮膚可報又心知
聖明無巳之孝誰無母子至情顧臣不爲三臣起念

而爲
聖主深思終覺平心付之者於前此之
聖諭更自悽然可想危詞壓之者於如天之
聖度反似缺陷不完臣俯仰再三終難自默用敢披
瀝愚悃干冒
宸嚴伏乞
皇上察臣之言非專救解仍將臣言幷
勅會議其于初政所全實多豨藿微忠不敢不盡臣
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又二月十二日具題十五日奉
聖旨

申明法守叅范得志并救徐驗封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

國紀漸弛異萌屢見謹剖愚衷以勵官常以正世風事臣竊惟天下有順治而後有威嚴有官方而後有法守威之行也能使四夷震九宇懾而其本乃在郊圻之整肅法之飭也能使百官輯萬民齊而其原乃在京秩之清明以臣觀今日之

輦下僞印之𥳑頻發五城盜鑄之奸公行都市殺

人近在

禁門而侵帑時聞溜網可謂無法極矣然猶邏𫌇

諸臣可得而糾之也若夫南都豐鎬之地獨非

皇上之畿甸耶乃近日之南中何脊脊多畢也青衿

譟而挾辱風紀之官可異也左道興而妄煽甦

山之號可異也揑刻謗書而乃投齋宿之地可

異也𤇆中郷寺而詭飛請劍之章可異也而其

尤可異者以胥孽而横開斜劾之門以曹郎而

强乎臺官之柄若近日刑部郎中范得志之論
御史王允成者久徃志臣不知其作何面目第
知其爲令歲拾遺范醇敬子也爲得志者不能
幾諫其父使其善于鄉評則亦已矣乃猶横口
詈人若欲建旗鼓而思一逞者此何爲也卽其
所論允成諸事臣隔在遠無從知之第思允成
職備法官公符相涉自亦常事卽令果有參差
何難互相商確胡遂執以爲據而狺狺焉遽列
彈章若借以爲難端也豈其習見前年丞貳會

有捐言官以借資者其事漸以成習其風漸以相流而因效其輩以自見耶抑其一十四載之京居饒有破綻姑假此以自遮匿耶而總自臣下之無法守始則總皆近日之異萌也使法守一飭而各官其官方將自奉其職之不暇又暇以其餘力而闌入爭鬬之場耶臣于是而慨世風之不振又竊歎振世風者未嘗不在人也自

輦路不清而敢犯如巳 鵬者尚得操刀筆而弄縉紳乃孫瑋一到而 鵬就縶囹中遂消一夜

妖矣自士途日混而作奸如李大元者尚得托
贋𢀖而冒太學乃姜逢元一疏而諸僞畢陳衆
袊遂知有顧忌矣自律訓不嚴而神棍如趙維
清者尚得鼓利口而凌執法乃蔡毅中一示而
羣邪盡肅成均遂知有典型矣至於政虎方酣
得臣堂官趙南星一疏而巡方頓肅萑蒲方熾
得臣鄉撫臣周起元一榜而偶語遂消然則法
紀之壞自有人壞之亦其壞也仍可以人而興
所謂因地而倒者因地而起

皇上誠欲求振飭于今日寧終無奉法遵紀之人而
可謂一蹶遂不復振一弛遂不復張哉乃日者
皇上之降謫驗封司官臣又不能無疑焉臣聞司官
徐大相者素以發抒忠憤爲我
皇上守法者也即其居封司時聞于[illegible]之諸疏極其
愼重駁而不舉者多矣乃偶以
先朝薛蕙請贈一事而遽逢
聖怒夫蕙之忠直千古猶芳
聖世表章之典原與一時覃恩之[illegible]同特其

分剖欠詳使

皇上驟疑爲近來陳乞故事今聞銓臣既已申明此義卽大相此請初非濫觴倘以素能守法之言反蒙不能守法之責以

皇上求臣守法之盛心而反使人有爲法受過之不測臣恐臣之能守其官者反懼矣臣以愚戇荷託

聖恩非不欲逢迎緘默如時情之所云善則歸君者第臣以君子之道事

皇上而願止人之伸不敢以小人之術逢
皇上而喜善類之斥區區之忱不能自巳故敢畧剖
其愚若此伏乞
皇上明勅臣下各守典章毋使異孽小臣得以逢世
而旁撓言路仍乞
俯矜素能盡法之臣鼓其忠貞則
國紀常明而世風常肅即有意外之異萌終亦無
自而作矣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六月初三日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糾郭鞏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科臣橫肆愈滋惡口牽纏無了謹昌言直糾喚醒狂誖以掃言路之穢以救仕路之厄事臣

臣有疏駁南臺臣徐世業無端附會并一點亂人情之進初未有觸于科臣郭鞏也乃近接鞏一疏刺刺不已累數千言其鄙俚穢褻幾不堪讀臣儘可付之忘言顧其支牽蔓引不復可解若不一爲駁正將其狂悖之性終身不醒以誤

言而貽笑仕途猶可言也以羅織而畫空善類不可言也臣于是不得不一昌言直糾之矣夫輦之洛篇搁擾不過爲熊廷弼一案臣查去歲

刑部擬罪一疏奉有

明旨謂熊廷弼控制無方王化貞棄城不守兩臣鐵案已定縱有睚者誰能寬之而聳乃葛藤牽合至無了日既欲因一廷弼而株連數十人又欲于數十人中追遡臣所條陳之疏拔枝搜葉詰出不倫乃動輒以封疆爲題臣請即與聳言封

疆之事夫遼陽四衛壤地千里皆封疆也李維
翰楊鎬袁應泰等皆失封疆之臣也亓詩教之
力主催戰趙興邦之斯賣邊官皆誤封疆之賊
也使輩而果爲封疆起念則自應泰身殉而外
其可腐心切齒者豈宜後于廷弼胡不見輩之
公正發憤並請誅勠也即使輩以恩怨起念不
得不釋他人而專攻廷弼則亦攻一廷弼而足
矣又何必盡數十人設爲保舉之阱而兼攻之
也且使輩而果欲嚴保舉之法則薦鎬薦維翰

薦應泰等者皆保舉之人也胡又不見輩之矑目豎髮而反若爲之寬解其詞也且輩不嘗簡疏牘中之薦王化貞者乎當時諸臣見其進據廣寧其志可尚誰不交口頌之迨其後信叛逆降棄城奔竄非人所能逆料使果如輩之嚴于保舉則又將盡取諸臣之推引化貞者而復織爲一案不又將有數十人乎不幾一朝之上盡羅保舉之條乎何輩之昏而不及思也至其尤可恠者楊漣㨗護

聖不知有何獲罪而欲舊冢臣處之周朔瑞首荷
召還其名豈不更美而欲以保賦加之熊德陽江秉
謙等同作逐臣方將共邀起用而乃欲終身錮
之劉一燝身為宰輔何據而遽指之為逆旅局
嘉謨並叨
顧命何因而強坐之以機關毛士龍放棄已久何事
復唧之于刻骨王安盜帷不具何忍復借之以
媚權至于理學何仇而至詆之為糜俸講學何
罪而至慮其為盜藪方震孺于進關之役既苛

責以不死之非而陳王庭于三路之敗開鐵之
亡反欲爲徼不次之賞凡此皆輩之顛倒而不
可解者不知輩自
召還以後有何憑恃而狂躁不經遽至于此臣試請
與輩平心參之方今
聖明御極山藪爲空一時老成忠藎半出
賜環然皆懷誠抱樸如不勝衣其視生平奇節特行
未嘗見于面目卽與輩共還
朝者亦多深思長慮恥作叫囂乃輩獨不自忖度

横行無忌惟終日以鬨嚷爲得計而以賊害爲
美題迫逼人以不得不言而盡露其醜又何藉
之愚也然臣終不忍盡言以傷同譜之誼姑聊
駁其大槩如此如必欲迫臣盡言而輩之爲輩
恐不堪再說矣伏乞
皇上勑令郭輩改滌肺腸早調狂疾念
賜環之盛典則當盡結草之微忠感
君父之隆恩不當懷左右之私惠論一事止須就一
事求顛末勿得牽連別案以相傾即論一人止

須就一人定是非勿得朋起[illegible][illegible]以禍衆告

君宜存大體毋再陳瀆獄之汗言[illegible][illegible]須核眞情毋

空墮泥犁之業種且熊廷弼[illegible][illegible]媢罵致令

人與爲仇令郭鞏乃百倍咆哮[illegible]亦鬼將瞷室

臣因糾正其謬而并爲指破[illegible][illegible]匪我

皇上震以雷霆大爲提醒庶使言[illegible][illegible]有清明之

日而仕路亦從此無矛刃之[illegible][illegible]世道關係

匪淺若臣之舊疏與廷弼之[illegible][illegible]爲一案臣

前疏言之已詳固無所容其[illegible][illegible]詎

聖明實裁斷焉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二月十一日具題十四日奉

聖旨熊廷弼罪案已定不必爭辯言官論事但當據

理直陳是非自見不得蔓衍牽纏有失敬慎這所

奏知道了該部院知道

駁涂世業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臺臣抹殺情形無端附會謹一一剖明前後

事案以質公論事臣惟天下有劃然而不可移

者時與月也有相隔而不相蒙者形與勢也有

各自成一公案而不可互相混者事與情也此

即尋常舉動其中頭緒尚自井井况乎封疆之

事日異而月不同事任之來前成而忽後敗若

不考核事勢參稽時日必欲執後事之敗着追

前事之情形盡抹去中間一切端委并不細閱從來疏牘而譸襲機關謬肆排擠此不亦宇宙間一大怪事哉臣閱邸報見御史臣徐世業疏論朱童蒙之勘熊廷弼而并及臣兩年前舊疏亦欲以此爲臣罪案臣讀之至數且怪且憐世業之不熟于

朝事有如此也臣請爲

皇上一一陳之

國家自有東事來累次與人[illegible][illegible]用李維翰而撫

順破陷繼則用楊鎬而三路喪沒又繼則用熊
廷弼而被劾以去既又改用袁應泰而河東遂
亡此遼陽前一截事案也遼亡之後用王化貞
于廣寧又再用熊廷弼爲經略兩臣以戰守不
和兵一渡叛將迎降一則棄城而逋一則望
風而遁河西遂陷而兩臣議辟此遼陽後一截
事案也兩案之分判若星淵前後之局較若黑
白其時之相關則一截有餘其事之不相蒙則
成敗迥別臣之疏在辛酉二月十八日時經臣

袁應泰方侈言城撫順收降夷自謂得策識者
憂之而臣因有條言東事一疏大略言守遼之
策必先自固而後能勝人因言往者決計自强
鑿濠峻堞使人有固志而後乃城瀋陽屯奉集
相形勢布聲援殊爲得着此即世業疏中所引
述語也以往日之遼而度守遼之策即令世業
從今計之能不以臣言爲石畫乎迨後河西不
守應泰身殉臣之言未嘗不驗況查臣疏稱引
不止一人現在名流濟濟多臣疏中所及初未

嘗專舉一廷弼也既而諸臣累薦廷弼屢奉
明旨臣查吏部覆疏中所稱述甚多並不及臣疏一
字則以臣疏久置高閣想亦略而不及採也及
後廷弼既用
恩遇頓加臣方私歎
朝廷禮之太重且以廷弼聲勢方熒理當遠避並無
一字談及弼者今世業乃謂後之用者議者皆
據臣爲定案夫果爲定案又何獨遺臣疏不載
乎以條陳之末議至與

遺勘之日擧者相提而論更不大可異乎况乎一人之身前見才而後見過始得算而後失着者正自累累即引薦人者前得功而後得罪古嘗有之蕭何嘗薦韓信不聞以信叛而何受誅魏無知嘗薦陳平不聞以平無行而無知被罰富弼嘗薦王安石不聞以安石變法而弼見貶即年來薦維翰薦鎬薦如楨者亡遠爾本俱此三臣未聞有一指出者今乃欲借一熊廷弼爲陷穽盡桃諸臣一二推引之言纔數字入爲一案且

不察弼與化貞兩臣致敗之繇而混以封疆兩字以激

聖怒而盡一網此則近來諸臣設講陷人之計方將借此爲舊輔劉一燝一不了罪案而何世禁之迷而墮其術中也至朱童蒙素與臣無相識即近爲講院一事童蒙恨臣入骨嘗思有以中臣乃欲與臣同類而共訾之又何昧也臣觀世業之疏似無他意但見有郭鞏疏出不暇察其用意所在以爲新題可喜姑以此奏合之曾未覽

及從前邸報及該部當日覆用之疏而謬以誤
舉加臣共論臣雖太不情而臣亦諒其心之太
疎矣至于世葉發論既爲察典臣請即以察典
言之夫察典者
朝廷厲世磨鈍一大權也總六年臣子之品而辨其
操守核其職掌以爲衡而去留之此
祖宗二百六十年來不易之法也今乃欲舍其職掌
不論去其操守不論止借一能廷弼爲題目而
以快一時之欲以媚一時之竊見有直觸臣嘗

力扶正類挺然特立者而惟恐其去之不速欲

自爲固結進身之計而借此以爲贄焉而因而

排抑一代之正人因而詆毀一時之道學因而

剪去當户之蘭因而廣布樹棘之手奸如亓詩

教趙興邦等而反欲力保全之忠如楊漣周朝

瑞等而反欲力排擠之

皇上有賜環之德意且將及于侯震暘熊德陽江秉

謙等而預爲遏絶之

皇上有用舍之大柄當與天下共見共聞而陰爲把

持而力制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根本之憂將來方大世業生于道義之鄉不能一爲匡正而反乃推波助瀾欲以佐小人之力而排清議之公惜乎世業之見不及此也臣性負戇直忤世已多至一疏而彈魏進忠二疏而請與鄒元標馮從吾同去三疏而申救文震孟等凡此皆臣忠于我

皇上之微悃而不謂人情之忌臣專以此也今世業而知人情之欲借臣以爲贄于進忠則世業之

自悔失言當不待臣言之畢矣臣見世業疏既
遲而又方當察期不敢先時具疏今知察疏已
上故敢冒昧直陳臣卽拚一身以爲數十人解
羅織之冤臣死且不朽矣惟我
皇上俯鑒而垂察焉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正月二十九日具題二月初一日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參張我續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為國法原無游移之案臣忽開妄意之條謹

據事剖陳以質公論以昭

聖斷事臣惟人臣之惡至於叛逆而極

國家之法至於討叛逆而止故使其人誠冒大逆

罪在不赦則誅之惟恐其不嚴伐之惟恐其不

急除君之惡惟力是視亦復何忌何嫌脫使其

人原無大罪而鑿空而談懸虛而坐意所欲重

則重之意所欲輕則輕之將使
朝廷之法可上可下於告密者之口而人臣之罪可
擒可縱於轉換者之心則其視
國法太戲而視天下亦太無人矣若督臣張我續
之初逐布政周著也心忌其存城之功而妄誣
以浮躁之罪舉
朝之人無不謂其良心盡喪恣意顛倒一時公論
業巳大明其繼劾原任少卿劉時俊也始既敘
述樊龍訴詞歸之賊人之私忿既又述其軍中

販賣歸之時俊之姑息縱已早成一公案矣乃
近見其敬剖良心一疏則又忽而坐時俊以卑
汚人二子以適販且又祈
皇上以解綱而曰臣之妄意若此臣乃讀而歎曰夫
我續奈何以妄意兩字又欲擅出入人罪也臣
請得爲
皇上一一剖之夫法者緣人之罪而定者也人之罪
則又以罪之證而定者也今我續謂川人之誣
時俊者曰賀奮寅曰稱千歲曰受其知生帖此

其所據爲卑汚者也臣則謂時俊而果賀奢寅也果受其知生帖也果稱干歲也此卽可謂之叛逆不可謂之卑汚我績自當直陳其賀奢寅也誰見之其稱干歲也誰聞之其持知生帖也誰得之不當混混曰川人之詆時俊而已也卽川人有詆時俊者亦當直陳其譙姓誰名不當混混曰川之人而已也乃前後兩疏止消歸於川人而直以已意斷之曰卑汚曰非大逆則是我績止聽提弄於川人而已全無主張也若曰

因無實據而姑以卑汚之微罪坐之耶以此快
一二川人之私忿則是我續以督臣而代一二
川人報睚眦之恨借
國法以伸私隙是我續者固一二川人之奴也是
亦莫大之卑汚也若曰實曾有人見其投賀實
曾有人聽其稱呼實曾有人拾其單刺而我姑
諱之以混託于川人則是我續又故縱時俊而
以川人爲脫卸地也此又與于不道之甚者也
乃我續又曰訴出賊口未必盡眞若爲時俊求

寛也者夫果眞也通逆大惡誅之宜也族之宜也不得以賊口而寛之也大苟不氣也則豈特賊口不眞并其所云賊口者又誰聞之誰見之恐皆不可謂眞也日監軍道臣戴君恩之叙述瀹城事也曰與樊龍對語者再與張彤面誓者三與彤之僕私約者又不啻再三其時相訂執款追訴致變之因無一不吐使果時俊構之則乞憐求免之時宜更無先此一語矣何竟無一字及時俊也於筆楮陳之而反於口舌供之哥

隔城訴之而反下靚面置之於門月之朔追恨之而及於五月之內遺忘之臣已不能爲解別有一州人者耽耽其旁乃不能面質時俊潛通一語使諸臣共鬨以爲非出陷害之證何也我績不能如此一一詰問使直截痛快明坐時俊之罪而乃以未必盡真四字斷之以謬附于罪疑惟輕之指欲破

祖宗之法而從我績之妄意此又何以說也乃我績

又曰劉昱劉暹寄遣兵船違禁販賣而又拏獲

眞贓眞犯送于時俊若是則昱等之罪案早定矣何前疏滿而不載也果明知而故漏之是貢昱等以欺

皇上也果昔未知而今知之又安見前此之非初情而今日之非揑造也借非揑造也自當直提各兵鞫其遺在何日證在何人各兵自所給口糧之外果餘米幾何爲其私賣之贓自火藥已賣之外果餘藥幾何爲其現贓之證卽其贓貴已盡果現獲賍償幾何爲其敗露之跡如是而明

並其罪豈不成一堂堂督臣彈壓氣象而直以
笑而釋之歸之時俊若一聽命時俊而無可如
何者不知時俊之所釋者有幾人乎抑止所遣
誘賊羅現之一子乎抑羅現之子果曾供有劉
昱劉暹手授其火藥幾米鹽幾乎抑曾獲其贓
價幾何果曾收貯在官乎果盡獲也而我續姑
隱忍縱之是我續不能爲
皇上守法安用有我續爲果一無獲而混混以各道
之具稟懸中人以重法此又與推卸川人之詆

時俊者同一含糊之說又何以為贓犯之真也
乃我續又曰時俊室廬已經焚刼而直以已意
歸之土兵之無律夫室廬焚刼正時俊訟究一
大證據使未被焚刼而我續故為此言以寬時
俊是又我續私時俊而欺
皇上也使既被焚刼而我續乃以已意懸斷為賊兵
之誤及是我續既以懸斷甲污者出時俊之罪
而復以懸斷焚刼者入時俊之罪也時俊度終
不肯捨實據之事受我續懸斷也然臣因是而

竊歎時俊之禍有自來也彼其快口招尤不悟

戈矛之集體徧心觸忌不知事會之非時方且

津津焉道督臣之相知聒聒焉爭撫臣之沮餉

勃勃乎有帷幄上人之氣自謂平蜀在其掌中

而不料一蹈危機遽成罪府功名念熱明哲心

昏臣謂時俊殆淺人也亦癡人也從古淺而見

猜癡而得禍如時俊者何可勝數獨惜我續雖

愚何至徇人而忘巳人情雖巧何至匿巳而借

人料時俊之衰年將盡并欲殺兩子以杜好還

之天道知通逆之公論共明遂欲織販賣以快
殄滅之陰謀嗟乎嗟乎不其太甚也哉昔宋夏
竦深惎石介作詩貽刺常欲報之會狂人孔直
温謀反搜得介書謂介詐死因誣富弼遣介陰
結契丹起兵已爲内應欲發介棺驗之時杜衍
呂夷簡等力訟其寃介棺始免弼僅得貶安撫
使又萬俟卨與岳飛有隙因誣與張憲逆書云
其書巳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大理卿薛仁
輔李若樸等竝言其誣竟以傅會羅織卒罹寃

死此兩事者千古而下尚爲雪涕時俊即不敢
望古人顧其事之有無左驗頗與相類臣非敢
學仁軸等之訟飛杜衍等之訟介惟乞
皇上乘令監軍道臣戴君恩
獻俘之便如臣前所陳說一一詰問之更集川人之
宦于京者一一參質之如果前事一一有證即重
戮時俊爲不臣之戒我續當更受發奸之旌如
果一一無證而姑舍其父仍陷其子以此爲剪
草除根一法恐天地鬼神實有所不容也臣草

疏已畢適見君恩有揭投衆有疏上陳累累千言業為畤俊剖辯其寃始知君恩當日之報原非本心今日之辯適存公道獨惟我續身為大臣支吾轉換作此昧心殺人之事故敢聊一直陳以附于執法秉公之義臣心甚平臣固非苛求于我續也惟

皇上實裁斷焉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十二月初五日具題初八日奉

聖旨這事情已有旨着法司質問戴君恩即與完結

張我續不必背來該部知道

再糾張我續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危城垂陷可痛督臣詭遁駭人請將督臣治

人之法還治督臣之身郎

賜立斷以洩公忿事日者諸臣先後論列督臣張我

續坐視黔危遷延不救詞嚴義正眞足奪我續

之魄而快忠義之憤矣然臣猶望其幾日以來

應卽遴選健將督率勝兵速赴援黔有如

勅諭之所示者猶可急救危城少逭斧鉞乃近聞我

續則巳直下江陵儼然開府且以荆門爲一歇
脚地矣臣覩之不勝駭異何我續之敢于負
國欺
君忍心悖理一至此也臣請爲
皇上先指川黔之道里及赴援之形勢而後及我續
之竄歸引避種種罪狀夫黔在蜀南蜀在黔北
而遵義一府則黔蜀咽喉之界中連平越下達
貴陽不過二百餘里爲入黔第一捷徑我續念
果急黔則渝城一下之後卽宜坐扼遵義使黔

蜀氣脉相通而後安奢兩酋無處聯合旣足爲
王三善之後勁又可銷各土司之奸萌此一定
不易之穩着也乃我續漫不一顧坐視遵義折
入安酋黔旣失險而蜀且進狠謂非我續一大
失機乎然使我續果不棄黔則偏師襲取爲力
尚易從此取路直逼黔省豈不電舉飈發旦夕
可至乃我續膽戰賊氛魂迷私室恐懸此直進
未免親行遂舍此直捷之路反迂道而退歸楚
地復欲懸楚而渡辰沅計其轉展跋涉不啻四

千里之遙一兩月之久以呼吸垂陷之黔其望救之急豈止倒懸厝火而我續乃故作此遲迴以僥倖于黔之或保則仍以赴蜀故智輿闌入于敘錄之中計黔之必不可保則詭言提兵赴難仍脫身于敗局之外近見我續

勑旨命臣一疏則已明明設此公案以為他日擴避之端矣我續之自為計甚狡獨不料道里之遠近赴援之時日其能掩眾朔而欺

皇上乎且使我績而果欲至偏沅也則兼程而進直抵沅境尚可自解而何起馬之檄乃云至荊州覊縻也夫荊州非有事之國也計其封土沃饒素稱天府我績而于此建牙擁其一十七另之歌兒舞女偃仰酣適誠足爲得計矣獨計朝廷設長劍大纛以榮我績合四大省以重我績摯數十萬金錢以恣我績夫固謂一方有警即當合力以赴今使圍城將陷烈士垂亡遠如滇粵尚欲責以應援鄰如鄖楚尚欲望以相救而身

膺其事目見其慘者顧反覓路而竄身擇居而
偷便不救人于衣帶之近而迂迴于三省之間
不知我續具何肺腸有何線索而揚揚自恣全
無畏忌至此且聞我續近貽兵曹一書敘述黔
事而末有感于棄廣寧之說津津有味言之若
不早棄黔之為恨夫
皇上以封疆之事付我續而我續乃敢萌棄封疆之
心計今區域之內不過十有三省果盡如我續
一方有急即議棄一方將黔急而棄黔滇急而

棄滇川急而亦棄川楚急而亦棄楚天下止三
四張我續葦而巳割棄無餘矣不知我續身荷
國恩何忍懐此逆天悖義之想上干
九廟之譴而明玩
皇上之法哉若謂蜀新殘破無處可以安頓我續之
室家供應日豪無處可以備陳我續之水陸伎
沒之
內帑不便久留遐方外宅之健兒無計消其暴橫
姑以退遁一着擇便地而竄焉不知

朝廷特添總督果爲何事豈荆州肥富之地若無一人逍遙坐鎭必得如我續者侍妾數十後車百乘而饕飽其中乎若曰西川亦足自適無奈川人之憎惡何也不得不遠徙避之夫川人者固我續所時援以爲謀人之穽者也以爲設謀之陥穽則一二川人如蓍蔡以爲逃避之根因則全川之人如眼釘不恕我續在川川人誠疾首矣彼荆州之人亦有何罪而獨爲我續所饕足也且我續自視平日氣燄何如也在中州則㓜

馮盛明矣劾吳瑞徵矣在西川則劾周著矣劾

薛來儀矣劾劉時俊矣我續于諸臣何等凛凛

乃身當四省之任月見兩地之危始则首鼠不

前旣則抱頭先退使西川之事朱燮元獨任其

難平越之兵王三善獨身其若貴陽之積屍幾

满撫按之望眼將穿而已顧盤桓往返如在局

外且猶詭言發兵明欺

君父試即以我續之律諸臣者還律我續盛明未聞

變而先歸我續之旣當變而潛退者何如也瑞

徼倖開變而避難我續之坐視變而不救者何如也著能力保危城尚苛索以悻悻我續之一籌莫展貽敗江門者何如也來徇之托病請歸誠當責以逃避我續之逍遙得意汗顏反旆者何如也時俊搆陷之獄一無左驗尚欲坐其卑汚穽其二子我續之百醜俱備彰著三省者何如也在他人則一疏再疏抗言而託鷹鸇之擊在已則一錯屢錯捧首而效穴鼠之逃在他人則爲私逃爲浮躁爲大逆爲卑汚可以任其所

欲加在己則宜進而不進不宜退而退全師覆
而藉口他人遵義失而束手無措可以任其所
欲避在他人則逮者逮刑者刑死者死流離者
流離若一一盡快我績之欲而在己則封疆失
而不顧兩軍敗而不知撫臣剪髮按臣刺血道
臣投繯而不惜若不能一有加于我績誠不知
廟堂之上更有何長取于我績而百倍他人之罪
案獨寬我績之雷霆又不知我績一身更有何
事可稍容其自贖而信我績之言以治諸臣者

獨不能持諸臣之案以律我續此臣節節推求
而不能爲我續一解者也伏乞
皇上一一詰問我續始何以逗數月而入蜀後何以
虛遵義而不守何以不從近捷直逼黔城何以
託言
朝命綰身荊楚又何以[illegible]不動何以付黔
蜀于兩忘
朝廷有何負于我續而養賊不殺我續有何仇于史
永安輦而坐觀不救夢[illegible]妻妾酣濯果孰與

君父之急難一身貨貝果孰與節鉞之寵榮務使我
續一一登答請從司敗一　根究治以不依期
進兵策應之律如是而
朝廷尚存有功罪之準則臣子定自有報効之忱且
使繼我續者不復敢再效我續之轍川黔之事
庶乎猶可爲也不然而仍聽我續戴冠歸里挾
其擁載聲伎而甜然自適驕語誇臣將我續一
生得意全在荆州一走其又何以激勵人臣而
責之死綏即我續又何以謝前此諸臣于白簡

也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糾本兵崔景榮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直糾昏樞崇奸誤

國之罪乞即勅黜以快公憤事竊念東事敗壞以

來在

朝諸臣無不愁危忿激各矢憂心獨觀樞臣崔景

榮恬然自得絕不介意誠不解其何故且聞其

私語遼事自謂的信云必無妨臣等外庭猶意

其果有所聞有恃無恐而孰料景榮一承部務

即引大逆劉保任爲丹目每有謀議輒與提塘一日之內三吐三握孜孜有味者惟一逆保之言是信是崇景榮曰何兵可調保則曰某處兵少不堪調景榮曰何將可任保則曰某將資不及格不堪任景榮曰　可來否保則曰三岔河天塹之險必不來蓋盡景榮之心肺灌入逆保之奸欺于是　必不來之說保則密地而獻之景榮景榮亦復密地而語之別輩昏迷光景略似衰應春之信賀世賢者并力保景榮之所謂

樞謀皆逆保之方略景榮之所謂的信皆逆保之奸謀景榮之所爲欣欣自得皆逆保壽蘗之所蒙蠱夫中樞重地

皇上方將恃以折衝萬里而景榮于肘腋之近昏憒若此倘非仰仗

天威叛賊授首臣不知景榮之賁

國家而危

宗社者作何究竟也更可異者逆保之誅逼國爭思共啖其肉而景榮猶若痛惜其死不立刻刊布

榜文以奉

皇上傳首之旨京師重嫩之設規制全非而景榮反稱盡善力阻築臺以甘墮賊人兩面之敵臣即不謂景榮遂有他意而據此形迹已犯天下臣子遍恨即有百口其何以自解矣伏乞

皇上即將崔景榮立賜鋤黜仍追奪其新得

誥命毋若罪樞黃嘉善以衰老病廢盜封廕而歸庶使後來任本兵者惕然自警其于邊事不敢敢欺此乃今日

新政肅清之第一務也抑臣猶有請者
君德宜英不宜柔
聖度宜廣不宜狹嘗遡本朝
英廟以九齡登極
世宗以十六繼統
皇祖以十歲乘乾當時紀綱法度何等明飭輔導大
臣何等才略海內邊防何等安輯令
皇上英年過于
列祖已不可謂冲齡且值

國事多艱尤當日求諸習伏乞
御門臨朝之頃時
賜清問使臣等得吐一言面陳時事仍乞
嚴責輔臣以無欺明恕諫官以戇直以摧抑言路之
威摧抑兇穢之林材以疏斥小臣之憤疏斥私
佞之李本因貞邪緩急了然易決敢因論崔景
榮而併及之惟我
皇上垂察臣不勝迫切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五月初二日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遼瀋變告以來本兵章疏可按何得以風聞苛

索梓景榮已有旨了

論魏掌科救王僉院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科臣借端誣陷圖逐忠良謹據實糾正以伸

公憤以伐隱謀事日見科臣魏大中疏論僉都

御史王德完謂其近疏定大獄一款有議寬李

如楨楊鎬之意臣讀之不勝駭異夫楨及鎬

禍

國之罪舉國所恨請誅請殛三尺童子無不知之

近因大奸既獲羣心相疑共求速斷以清內患

累見章疏此正德完所謂羣臣大夫通國之公論也因見

朝廷久不賜決故德完疏語兩致詰問意專在于飭法凡有耳者誰不共曉後見

明旨有從寛之說臣等方相私訝謂與德完疏指不合殊非其求決之意而不虞大中於前後語氣盡行削去止摘其發端兩言指爲德完罪案臣于大中實所不解且大中自視德完何如人也方當

言朝宫闈不測之時皋

朝惴惴莫敢一言德完獨甘萬死保護

孝端默扶

先帝至庭榜百餘死而復甦迄今談者尚有餘痛幸

得遭逢

皇上復見登庸至與鄒元標兩人後先並起一時臣

子聞風慕義誰不指此兩臣為魯殿靈光明堂

彜鼎惟恐其一日不安于

朝且惟恐其直心見忌于俗風波末世安穩難期

而孰料横誣醜詆遽有大中者出而欲排去一
人也

皇上選拔大中授之省扉草草三疏曾無規正而傾
誣辣手獨先試于
先朝羽翼之精忠九死回
天之者頃卽其巧借兩重因爲題目似可箝人不言
而不知德完疏語正可其質且大中不深諫票
擬之寬而直攻决斷之請今觀其疏中獨以很
心毒口罵盡德完若有深恨于中而不能自禁

者誠不知大中是何肺腸也臣子良心未必決

非大中一人所能抹殺但使一時

召用諸賢忽見大中無故而謀逐一首安

國本之孤忠恐諸臣之功在德完後者亦宜憐黯

無色廻腸自憐忘

先帝之深痛而傷烈士之丹心臣即愛大中不能爲

大中解矣臣公憤所激義難隱默然終不能盡

言以傷雅道聊與據實糾正如此伏乞

皇上立勑魏大中改行易心無從此多事之日再翻

私口賊害忠良庶

中朝臣子不復敢有挑鬪諂訕獻媚趨時貽羞言

路者亦

國家無窮清淨之福而專意臧之第一義也臣

冒昧直言伏惟

皇上垂察

天啓元年五月十五日具題十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再論魏掌科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為險媚科臣喪心無賴潑口欺

君圖空善類謹就事糾參仰乞

聖明亟賜剖別以伸言路事伏念臣以愚耿忝列班

行矢志公平從未嘗與細人爭辯且念

國家多事之日既蒙

聖諭角口為羞故雖于科臣魏大中畧有糾正久已

置之亡言不謂大中三疏之後復有一疏發癲

往業睞天欺
君是大中既敢于登諉而臣復不一明糾將使邪臣
安意張羅正士盡心投穽
聖諭通申豈獨寬于大中而嚴于他臣臣于是不得
不畧述大中近日之謀并一破其疏中之謊以
明告
皇上矣方大中之初入京也蹤跡詭秘日鑽私穴既
得入垣神魂喪亂方當責報之日偶逢會推李
三才一事在諸臣議舉三才原爲救時急着嘗

之救危疾者烏頭附子不妨一試及見諸賢漸

集聲諸病勢稍定仍用良藥或舉或棄有何成

心乃大中欲借此立幟因見王德完會

題不與遂思一力排之苦無其會適有德完六事

一疏大中曰謀在是矣遂借兩因之案傾誣德

完使德完去而後三才之出始穩既可以明一

飯不忘之報且可從此受一生擁戴之誠辣手

一施人莫敢犯而因自命爲登壇之將招權樹

翼此大中始謀也聞其謀時曰此疏一出討有

八人出而訾之不知所謂八人者何指然竟不
料臣鄉三人相繼出疏又不料此時臬
旨者尚有公道而以險刻斥之也於是大中之本謀
稍沮而微以金錢之說暗暗點綴畧如去冬造
誣之法令人謹避其鋒而又不料物論之喧相
傳播無一人不知其奸謀無一人不羞其私逕
也於是大中之轉謀又稍沮日夜扃戸而計之
仍用前誣裝成題目盡臣等而加之汚衊相時
而上湊機而投蓋大中之謀自謂甚狡甚秘而

不知大中自供自吐滿盤托出臣竊笑其謀之太愚計之枉設矣但臣所自恨者不知賦性何以偏孤不若大中之掃門投幕不知秉心何以偏冷不若大中之走熱趨炎往年大計既不肯望權要以挨身今來被選復不肯先私圖而後國補牘之後論頗持公有愛臣者謂臣率此以往將來猜忌而臣復以戇口直腸目見不平遽有糾正大中邪謀一破過疑臣等終爲碍手之人謂必排去臣等而大中始可專恣逍遥開懷滿

志以獵一時之快此其隨機遘會不先不後兩
違
聖諭而復以一疏爲再三之瀆也噫嘻大中豈知臣
心光明洞達賦性難改正直忠厚雅所自持凡
一切陰陽閃爍之事任大中自爲之臣不能爲
覷破也一切戈矛搆陷之術任大中自張之臣
不能爲阻遏也羶香有味任大中自趨附之臣
不能爲屛逐也冠紳滿路任大中自驅除之臣
不能爲禁格也臣一疏相正之後浮烟幻影盡

付太空又何俟臣之深而必欲取旁觀久破之
謀尚秘爲一箭連鵰之訣哉臣頗知學道終不
忍盡發其隱有類相角獨其疏內駕虛捏空明
欺
君父伏乞
皇上立勑九卿科道即于
御門之日面賜剖决先求
皇上面問閣臣從寬之擬果否曾有何人言及閣臣
之幕果否何人曾入求寬票擬出自輔臣果否

何人曾爲相迫

明旨發自

中禁果否何人曾爲要挾再求

勅問閣臣職主平章何以兩番擬票

旨兩違衆論使通國請誅請決之言槩置不理果否

有何情弊從此根究立令回話如使臣等果有

一涉臣等共受大中汚衊之枉如果大中之言

盡屬虛妄

聖明之前敢肆奸誣欺

君之罪當按治以何律說謊之禁又復當在何條輔
臣如復支吾不剖仍以套擬搪塞是輔臣實似
有私又欲借大中之葛藤以爲縣門輔臣實似
蒙垢又欲利大中之依附以輿周旋是使奸邪
日熾而
朝論日煩孤忠去國而善類將空皆繇兩輔臣貽
之又何以仰對
皇上而無負
聖諭且令滿

朝諸臣子心服也臣語迫情切無任隕越待

命之至

題明經撫罪案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平剖經撫兩臣之案以息羣紛仍急議處置

畫一之法以圖固圉事臣昨有塘報隔絕一疏

謂河西情事未見的確撫臣化貞現屯關外猶

望其羈虜一着尚有機括經臣廷弼旣在關門

猶望其接應化貞俾圖善後乃頃接按臣方震

孺報及撫臣王化貞疏雖詞句稍異而其出逋

情形入關先後大畧已具乃化貞似終介介于

廷弼之不和至以大兵潰敗官舍降　悉坐之弼而絕不見一言及于制　馭虜之策則化貞於是乎失其本心矣近見伸撫臣者謂先還在經伸經臣者謂坐失在撫調停其間者謂兩臣均罪無分重輕臣則平心虛論願一質言之必使目前之是非先明而後日後之着數方定夫撫臣王化貞僨尸　不足平者也經臣熊廷弼苦尸　不可玩者也據撫臣之所恃者曰河東之內應也曰西虜之發憤也曰西虜之助順也

曰我兵必置之死地而後生也然間者兵亦未交大兵隨潰可潰于河西者何獨不可潰于河東在鎮武可望關而逃則在河東何獨不可履氷而遯河東之民既圖内應何河西之民先思迎賊不識撫臣東渡之日能不携孫得功黃進而前乎未見一虜而挺刀先叛乃深入賊穴而効死前驅世果有此事乎西虜不肯過賊于我主彼客之時乃肯用命于裹糧遠戰之日巡撫不能驅使百姓于高牙大纛之前乃能約束兵

士于宿莽荒煙之下此不可以欺三尺童子而謂進兵一遲壞其成筭將誰欺也此撫臣之罪案也不必勘而後明者也至於經臣廷弼挾氣負高則不能無罪疾呼嘲詬則不能無罪過宄輔臣欲殺之而移書四出則不能無罪爲封疆失事引咎則不能無罪然細觀其屢疏及見聞一述諄諄慎修守而戒躁動者非失也其述中有云鎭靜而勿慌厚集而勿散閑匿而勿揚內防奸細外拒間諜者非失也其云登萊覺其後

廣寧扼其前侯有成筭而後戰者非失也即其

扺關稍先一日自亦一罪第不知當此風鶴皆

兵之日巡撫奔潰之時而早無一人當關控扼

恐內潰之勢一解難收即廷弼今日之嘔心難

明終多此一退而關內外數萬潰卒數十萬竄

民恐亦不可無人整頓也此經臣之罪案也亦

不必勘而後明者也前者功罪一體之說自是

激勵經撫正論然使就中若無分別則經臣之

憤志結衷即死亦必不心服譬之適兩岐之路

者一人指東一人指西驚東而墮坑塹反執指西者而病訴之其人能心服否此又朝論之定案不必更紛紛者也至于今日制馭之法且無先爲張皇填者　兵之來原非傾巢　故專憑奸細奸細未通必不輕動即西虜挾賞原非豕突今但收拾現兵五六萬專責經臣扼住山海道臣無罪如張應吾那慎言者留之如高出胡嘉棟者殺之鹵莽失策愎壞疆事如撫臣者今既已進關内當詰問其果有機宜尚能聯絡西

虜尚能仍屯廣寧則當責之善後許以贖罪果

無方略坐困書空力竭志衰不能再振則請從

檻車坐問失地處置既明人心自奮仍再

遣風力廉幹廷臣四五人東自一片石西至雲中踐

履山川畫地分視烽堠殘缺者若何修明墻臺

頹廢者若何增築將領庸劣者若何更換軍士

老弱者若何選補即用所發

帑金刻時舉事春夏二時備力完功以備虎憨素

囊吉能諸酋東西聯結乘秋入犯之釁爲費自

簡爲劲自倍更於登萊之間時出銳師一二萬以挑四衛而驚之膽自此休息二三年元氣壯盛再議恢復

國家大計猶可爲也奈何釋此不圖但欲扭經撫使同罪且欲伸撫而屈經乎大抵

國事處分失當錯踈是非不明是非不明釀成心不化前此成心之害已不小矣故臣敢冒忌一直伸之明當事之得失即可以責將來之後效轉危爲安實賴于是至于樞臣行邊臣非不服其

忠勇弟徃事惟經撫不和故至此今又以素不
相和之樞臣復掣其肘臣前疏所云兩虎共鬬
勢必相齮者是賊未窺山海而斷送山海之根
基即此又伏矣臣自矢獨立不倚不囿但見
國事之利害不見人情之東西臣之此言久以告
之朋友非發自今日若有借此摧殘喜滋議論
者此固非臣空虛無物之本懷所敢知也惟
聖明立裁斷焉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二月初六日具題初九日奉

聖旨該部院勘了來說